853
特別
161

ガラス使用

ガラス使用

帝國圖書館藏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六

桓公三

十有一年

庚辰桓王十九年齊僖三十晉緡四衛宣十八蔡桓十四鄭莊四十三卒曹莊公射姑元年陳厲六杞靖三宋莊九秦出子三楚武四十

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左傳齊衛鄭宋盟于惡曹　杜氏曰宋不書經闕

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忘於春秋凡

ガラス使用

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汪氏曰〕鹿上之盟三國皆書人齊之盟清丘同盟四國皆書人翟泉之盟七國皆書人蜀之盟十有一國皆書人澶淵之會十有二國皆書人未必皆微者苟皆微者則不書于經矣）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陳氏曰〕此郎之諸侯也曷爲戰稱君盟稱人凡一役而再見者但人之略之也鄭敗王師齊滅后之母家衛方抗子矣以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故略之也〔孫氏曰〕前書齊人伐山戎後書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伐戎者齊侯也上書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下書及楚人盟于蜀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侯衛侯鄭伯戰郎正月書齊人衛人鄭人盟惡曹以比事之法求之則三國之貶稱人可知也）

〔附録〕〔左傳〕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交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鬭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鬭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于蒲騷卒盟而還○鄭昭公之敗北戎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辭祭仲曰必娶之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

（〔左傳〕夏鄭莊公卒初祭封人仲足有寵於莊公莊公使爲卿爲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

ガラス使用

鄭莊公志殺其弟使餬其口於四方自以爲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公子五争兵革不息（〔孔氏曰〕是年忽奔衛突歸于鄭一争也十五年突出奔蔡忽復歸二争也十七年忽弑子亹立三争也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立子儀四争也莊十四年傅瑕殺子儀納厲公五争也）忽儀亹突之際其禍慘矣亂之初生也起於一念之不善後世則而象之至於兄弟相殘國內大亂民人思保其室家而不得不亦酷乎有國者所以必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滅之也莊公之事可以爲永鑒矣（〔高氏曰〕昭公不終于位五世兵革不息自入春秋考莊公之心慝

知其積非必有餘殃矣〔陳氏曰〕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宋魯齊衛次之而父子兄弟之禍亦莫甚於此五國者是可爲不臣者之戒矣）

秋七月葬鄭莊公

〔高氏曰〕鄭忽既立不待五月而葬其父是生亂階

九月宋人執鄭祭仲

〔此書執之始〕〔左傳〕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公羊傳〕祭仲者何鄭相也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爲知權也其爲知權奈何古者鄭國處於畱先鄭伯有善于鄶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國而遷鄭焉而野留莊公死已葬祭仲將往省于畱塗出于宋宋人執之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

ガラス使用

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人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為也【穀梁傳】宋人者宋公也其曰人何也貶之也

祭仲鄭相也見執於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

【茅堂胡氏曰】祭仲以命大夫而稱字深責之也或以仲為名者誤矣按鄭詩刺荘公不聽祭仲之諫而其詞曰將仲子兮又曰仲可懷也為此詩者豈斥其國相之名乎是知仲之為字無疑矣【陳氏曰】祭仲以命大夫專廢置君為從其恒稱而不名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其為辭也詳矣

其意若曰以天子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固將下庇其身而上使其君保安富尊榮之位也今乃至於見執廢絀（與黜同）其君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責之深祭仲無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辭突之書名則本非有國由祭仲立之也若忽則以世嫡之正至於見逐不能立乎其位貴賤之分亡矣凡此類抑揚其詞皆仲尼親筆非國史所

ガラス使用

能與而先儒或以從赴告而書者殊誤矣（汪氏曰宋不稱公子突從告昭公不稱爵鄭人賤之以名赴）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太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於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於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孫氏曰宋人宋公也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于鄭故奪其爵○張氏曰死難臣道也祭仲爲鄭正卿貪生畏死背先君之命而立庶孽故穀梁子曰惡祭仲也啖氏曰公羊以廢君爲賢不可爲訓劉氏曰公羊論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宋誠能以力殺鄭忽則不待執仲而

殺之如力不能而奪爲大言何故聽之又不能是則若強許爲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黜君以行權亂臣賊子孰不能爲此者乎高氏曰仲就執而突歸忽出則是仲納突而逐忽矣詩刺祭仲謂之權臣而公羊因以爲可與權豈不異哉

廬陵李氏曰經書他國執他國大夫凡九祭仲鄭詹陳轅塗衛甯喜宋仲幾皆稱人以執不稱行人鄭良霄衛石買宋樂祁衛北宮結皆稱人以執稱行人事各不同執而殺者二齊慶封陳干徵師也執內太夫四齊執單伯晉執行父意如婼也穀梁稱人以執大夫執有罪也此例不通啖子曰凡稱行人而執以其事執也不稱行人而執以己執也公羊曰稱人以執非伯討也此說是又曰祭仲左氏稱祭仲是而以仲為名穀梁同之胡氏陳氏以為命大夫則仲為字矣二說既不合而公羊則曰何以不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庄者又以為祭仲知國重君輕君子以存國除逐君之罪於是漢儒反經合道之失出此矣故范氏以為害義

ガラス使用

傷教不可從要之胡氏說是蓋經書命大夫有三魯有單伯鄭有祭仲陳有女叔皆無所書而不尊之貴王命也其是非則見乎事矣故陸氏例曰諸國大夫王賜之畿內邑爲號今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王之大夫敬之也得之矣

突歸于鄭

【左傳】厲公立【公羊傳】突何以名挈乎祭仲也其言歸何順祭仲也【穀梁傳】曰突賤之也曰歸易辭也祭仲易其事權在祭仲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程子曰】突不稱公子不可以有國也

突不稱公子絕之也小白入于齊則曰齊小白突歸于鄭何以不稱鄭突乎以小白繫之齊者明桓公之宜有齊也不以突繫之鄭者正厲公不當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詞也一順詞也（【汪氏曰】易詞此年突歸莊三十四年赤歸曹僖二十八年衛鄭歸成十六年曹伯歸昭十三年楚比歸是也順辭僖二十八年曹伯歸襄二十六年衛侯歸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歸哀八年邾子益歸是也）其書入亦有二義一難詞也一逆詞也（【汪氏曰】難詞桓十五年許叔莊九年齊小白襄二十五年衛侯昭元年莒去疾二十二年王猛入王城二十六年天王入成周是也逆詞桓十五年鄭伯突莊六年衛侯朔哀六年齊陽生是也）突以簒奪正固爲不順矣然内則權臣許之立外則大國爲之援而世子忽之才不能

ガラス使用

以自固也則其歸無難故穀梁子曰歸易詞也高郵孫氏曰歸易辭也以歸為善則鄭突楚比果善乎以入為惡則許叔稱字果惡乎劉氏曰突內因強臣之力亦外援戎狄之衆以奪其嫡而篡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姦傑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祭仲不明專治赤則戎不見故挈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施之所以絕禍本禁首惡也陳氏曰小白陽生稱齊去疾展輿稱莒皆爭國也突弗係之鄭赤弗係之曹則篡辭也或問祭足立厲公尹氏立子朝經書各不同何也茅堂胡氏曰祭仲書字見任事之重尹氏書世見得政之久王與侯其予各不同矣○劉氏曰公羊曰其言歸何順祭仲也非也若仲之為者春秋之亂臣也如何順之乎汪氏曰公羊謂歸者出入無惡入者出入惡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然突歸鄭赤歸曹不可謂無惡許叔入許天王入成周不可謂出入惡鄭忽曹羈出無惡魚石欒盈出入有惡則其說不可逭矣難易逆順之說為是廬陵李氏曰經以行篡而書歸者二此年突莊二十四年赤執而歸者二僖二十八年衛侯鄭成十六年曹伯也失國得封而書歸者二昭十三年蔡侯廬陳侯吳也書歸例惟穀梁

得之

鄭忽出奔衛

此書奔之始左傳昭公奔衛公羊傳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穀梁傳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國也

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君也張氏曰忽不能有其位而制於權臣其立其奔皆不由己是以不爵也趙氏曰鄭忽曹羈未踰年出奔但書名不書爵不能嗣先君也莒展雖踰年不書爵其罪大也

考於詩有女同車刺無大國

之助也　山有扶蘇所美非美然也蘀兮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詩人刺忽之不昏于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援乎曰此獨爲鄭忽言也如忽之爲人苟無大援則不能立爾（劉氏曰使忽近君子遠小人與賢者圖事則固良子矣宋雖無道奚憚祭仲雖強奚恤　陳氏曰鄭忽身爲冢嗣而廢立自權臣不可以言子矣故書鄭忽奔於此州公如曹紀侯大去其國未可以言奔必若鄭忽而後可以言奔爾）若夫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權在我矣鄭自五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焉馳詞執禮以當晉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見左傳襄公三十一年）却逆女之公子于野（見左傳昭公元年）皆變其常度以晉楚之強卒莫能屈亦待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脅忽出奔咸其自取焉爾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也（汪氏曰春秋之初惟鄭國最強與齊為黨假王命以伐宋詐戰而取三師入郕入許戰勝攻取雖以天子之尊率諸侯之兵造于城下亦棄甲曳兵不敢與敵而桓王且親集矢於其肩柰何其沒未久而世嫡之重為鄰國之所逐矣亦猶齊桓之霸號令天下幾於改物而柩方在殯四鄰謀動其國家也忽之昏庸狂愎勢孤援寡才不足

ガラス使用

以君國權不足以馭臣威不足以攝覇曾何足深責哉○【廬陵李氏曰】春秋初年數天下之彝倫者自鄭莊始殺弟拒母敗王師自以為保國之計得也然身沒未幾國内大亂可以為永監矣突篡位四年而出奔昭公以桓十五年入國其秋突因櫟人殺檀伯而入櫟據強都以窺鄭諸侯會于袲又會于曹以納之而弗克然突固分國以居矣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齊人殺子亹祭仲逆子儀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突自櫟侵鄭傅瑕殺子儀及其二子而納焉於是鄭國之禍稍息而楚兵洊至矣鄭莊之姦雄亦果何益哉○【陸氏曰】公羊謂忽何以名春秋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按前後例伯子男皆殊稱非一也又鄭伯爵也若稱子何關爵乎

柔會宋公陳侯蔡侯盟于折

【公羊穀梁傳】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杜氏曰】柔魯大夫未賜族【胡氏曰】蔡叔諸侯之兄弟稱字【張氏曰】自去年魯與齊衛鄭爲仇至今年桓公欲合黨以敵之於是結宋與陳蔡要言歃血初無忠信誠愨相與之心又以大夫盟宋公陳侯故不足恃以交而桓公又與宋公屢會求以補前之失堅宋之合也【陳氏曰】柔者何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故貶之至公子結不貶矣○【宋嘉呂氏曰】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絶而自見者也故内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内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無駭率師而後有翬有公子慶父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獲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句繹矣【家氏曰】以大夫盟諸侯強國行之則爲伉弱國行之則爲僭末流之弊大夫因是而外交強國以脅制其君此其權輿也【汪氏曰】翬始帥師會伐鄭不稱公子今柔始會諸侯盟以穀梁溺會伐衛例之亦安知非

ガラス使用

貶也禮樂征伐自大夫出豈非世變之大者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盟外諸侯尤始於此

公會宋公于夫鍾（鍾公作童）

〔杜氏曰〕夫鍾郕地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杜氏曰〕闞魯地

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詞費也曰盟者春秋所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音現）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家氏曰〕二年之間兩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一一經書盟會未有若是頻數者也〔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蓋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爲鄭請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爲國爲民其罪均耳

子未

桓王二十年

十有二年

〔齊〕僖三十一〔晉〕緡五
衛宣十九卒〔蔡〕桓十
五〔鄭〕厲公突元年〔曹〕莊二〔陳〕厲七卒
〔杞〕靖四〔宋〕莊一〔秦〕出子四〔楚〕武四十一

春正月

ガラス使用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杞（公穀作紀）曲池（公作毆蛇）

【左傳】平杞莒也【杜氏曰】曲池魯地【程子曰】杞侯皆當作紀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以援之耳【臨川呉氏曰】紀為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為紀謀故屢會焉而大國無與同心者此會也僅能與小弱之莒偕其不能為紀助而無救於紀之亡也蓋可知矣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杜氏曰】燕人南燕大夫穀丘宋地【張氏曰】南燕姞姓國【臨川呉氏曰】左氏以為魯欲平宋鄭然此盟必是魯宋燕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非為鄭賂之事盟也因是盟與宋公相見而為之鄭致請焉耳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杜氏曰】不書葬魯不會

○公會宋公于虚（去魚反　公作郯）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左傳】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虚冬又會于龜【杜氏曰】虚龜皆宋地【張氏曰】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桓公欲平宋之急屈己徃来宋地與之為會不知人之心不親非婁盟數會之所能同也故春秋詳書以譏之【高氏曰】用見宋益疎公而公強從之不臣祇自辱也【汪氏曰】桓公屢至宋地強宋公之從而不已固為屈辱然二十盟四

ガラス使用

會皆以會宋爲詞則是宋公有志於會盟矣蓋宋之所以會魯者將以求賂於鄭而魯之所以會宋者將以爲鄭免其賂是以卒不能降心以相從也魯桓會怨于郎之戰幸鄭莊之卒欲求好於厲公而以恩結之厲公簒忽特欲反忽之所爲而求善於魯以爲之援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左傳 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 杜氏曰 武父鄭地 張氏曰 公自龜還遂會鄭伯而謀伐之與人交之道忠信誠慤本乎中則有不期合而合者非有是心則其相與也不過以利合而一旦爭小利則相視忽如仇敵然桓公之見棄於宋而盟鄭其離合正如是春秋詳書之以見王政不行諸侯放恣魯桓宋莊鄭厲皆以簒國而立交政盟會紛紛離合惟利是視頻盟瀆信祗以長亂王法之所必誅也 襄陵許氏曰 王迹既熄霸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會之亂也霸統興而諸侯有所止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已而與桓文 永嘉呂氏曰 突簒而書爵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春秋從而君之從其實也

○丙戌衛侯晉卒

穀梁傳 再稱日決日義也 陳氏曰 再書日日衛晉之卒也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左傳 遂帥師而伐宋戰焉宋無信也君子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詩云君子屢盟亂是用長無信也 公羊傳 戰不言伐此其言伐何辟嫌也惡乎嫌嫌與鄭人戰也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績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 穀梁傳 非與所與伐戰也不言與鄭戰恥不和

ガラス使用

（也於伐與戰敗也內諱敗舉其可道者也）

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簒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王氏曰】桓殺隱馮弑殤突簒忽桓受賂於宋宋責賂於鄭斯惡同而罪均者也）無諸己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孫氏曰】此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諱之也地以宋則宋與戰）

可知不與公及鄭伯伐宋故以魯鄭自戰爲文【高氏曰】內沒公而稱及鄭不爵而稱師鈞其罪也【陳氏曰】前稱公後稱及前稱鄭伯後稱師畧之也於是欲平宋鄭朞歲之間會于折于夫鍾于闞于穀丘于虛于龜而宋辭平遂舍宋而會鄭師以伐宋戰焉戰不言伐有不與戰則言伐如僖十八年宋曹衞邾伐齊而宋及齊戰是也未始有不與戰者而亦言伐則甚伐者也曰戰于宋薄宋之罪也【張氏曰】兵法曰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謂之憤兵兵憤者敗魯桓鄭突此役是也【臨川吳氏曰】宋莊貪得鄭賂之多而不許魯桓之請鄭突遂忘宋立己之恩與魯結黨爲伐戰之舉魯桓棄屢會屢盟之好乃與舊怨之鄭與兵以讐舊好之宋交道之翻覆不常在匹夫猶不可况國君乎【汪氏曰】桓平宋鄭不從而至於伐戰宜乎郯莒不肯而至於伐取皆不能反己而求其本也【廬陵李氏曰】宋莊之得國鄭有力焉今鄭突之得國以宋之力也宋莊鄭突氣類相同其交且固矣然宋莊之立華督之相千

ガラス使用

稷之成以魯齊陳鄭之皆有賂故也今責賂于鄭是以己之前日望鄭也春秋書郜鼎之取以見宋魯鄭之交以賂合書武父之戰以見宋魯鄭之黨以賂離可嚴矣哉○啖氏曰穀梁曰不言與鄭戰恥不和也不知省文之義故云耳按此後魯常與鄭和公羊傳義是也劉氏曰公羊云內不言戰言戰乃敗矣非也若曰內不言敗言戰則敗矣可也

附録 左傳楚伐絞軍其南門莫敖屈瑕曰絞小而輕輕則寡謀請無扞采樵者以誘之從之絞人獲三十人明日絞人爭出驅楚役徒於山中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為城下之盟而還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

壬午 桓王二十一年 **十有三年** 齊僖三十二 晉緡六 衛惠公朔元年 蔡桓十六 鄭厲二 曹莊三 陳莊公林元年 杞靖五 宋莊十一 秦出子五 楚武四十二

春

附録 左傳楚屈瑕伐羅鬭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楚子曰必濟師楚子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衆之謂其謂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勸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使徇于師曰諫者有刑及鄢亂次以濟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群帥囚於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

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左傳宋多責賂於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不書所戰後也鄭人來請脩好公羊傳曷爲後日恃外也其恃外奈何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爲日也内不言戰此其言戰何從外也曷爲從外恃外故從外也何以不地近也惡乎近近乎圍郎亦近矣郎何以地郎猶可以地也穀梁傳其言及者由内及之也其曰戰者由外言之也戰稱人敗稱師重衆也其不地於紀也杜氏曰師徒撓敗若沮岸崩山以喪其功績

左氏以爲鄭與宋戰公羊以爲宋與魯戰穀梁以爲紀與齊戰趙匡考據經文内兵則以紀爲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爲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説（趙氏曰據經文内兵以紀爲主外兵以齊爲主若實爲宋鄭戰何得主齊紀乎盖齊以三國之師伐紀欲滅之公與鄭救之而勝也不然紀懼滅之不暇豈敢主兵而助鄭乎）盖齊紀者世讎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去声）紀而與戰（臨川吳氏曰昔鄭莊助齊謀紀者也魯桓数数爲鄭會宋繼又同鄭伐宋鄭厲德魯故助魯救紀而反其父之所爲）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爲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加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儀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王下告諸方伯連率

與鄭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始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持小國雖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事見左傳隱公十一年）鄭勝蔡而懼（事見左傳襄公十八年）蔡大敗楚而滅（事見左傳鄭人四年哀公元年）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詞輕與齊戰而為之援者弒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春秋以紀為主省德相時自治之意也【永嘉呂氏曰】紀以垂亡之國而獲戰勝之功此可喜也齊以大國之威而畜必報之憾甚可懼也桓公之所以為紀謀者既無以為保紀之道而徒挾鄭以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以固紀矣而

不知所以促紀之亡者在此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然後為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晩矣○【趙氏曰】左氏云宋責賂於鄭鄭且責賂小事止當二國自不和無容諸侯為戰也公羊云曷為後日恃外也得紀侯鄭伯然後能為日也按先會而後日成會而後戰也恃外有何義乎又曰何以不地近也蓋不地者有紀都也無他義【劉氏曰】左傳所載不書所戰後也若宋鄭相怨為此戰鄭當首紀上宋當首齊上何故反顛倒乎公雖不及其會期而及其戰期自當齊戰也何故反汲戰地乎公羊云近故不地則郎之戰非為近也而曰郎猶可以地不亦誣乎【廬陵李氏曰】經書內外之戰二十三書敗績十五書戰例左氏曰皆陳曰戰胡氏曰兩兵相接曰戰書及例胡氏曰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趙子曰戰而書及以主及客也以華及夷也戰不言及交為主也書敗績例左氏曰大崩曰敗績何氏曰績功也諸說皆通

ガラス使用

三月葬衛宣公

葬自内録也既與衛人戰且爲葬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臨川呉氏曰】二月己巳之戰齊紀爲敵怨衛助齊滅紀魯爲紀伐齊魯衛非敵怨也故不廢會葬之禮）是知古人以葬爲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宣未葬朔乃即戎已爲失禮又不稱子是以吉服從金革之事其爲惡大矣（【杜氏曰】宣公未葬惠公稱侯以接鄰國非禮也【陳氏曰】凡君在喪恒稱子衛宣未葬而稱衛侯不以居喪之禮出也【張氏曰】朔與兄伋壽爭國者志于立乎其位忘哀戚之心故未葬稱爵）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具存而惡自見也（【趙氏曰】凡諸侯在喪而有境外之事以喪行者稱子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汪氏曰】春秋在喪而出預會盟征伐及遣使鄰國者有十此年衛惠會戰紀僖九年宋襄會葵丘二十五年衛成會洮二十八年陳共會溫三十三年晉襄敗秦于殽宣十年齊頃使國佐聘成三年宋共衛定伐鄭四年鄭悼伐許定四年陳懷會召陵侵楚是也然宋襄衛成陳共懷皆稱子則見其未易吉服其罪猶可末減此年衛惠稱爵會戰則以吉服從戎其罪益甚矣然戰紀非朔主之故直書而惡自見晉襄敗秦則志親背惠墨縗絰而以詐取勝視朔尤甚故不稱爵而以微者紀之宋共衛定未葬而已越葬期齊頃鄭悼雖已葬而未踰年但直書而罪惡著矣）

夏大水

（【張氏曰】陰盛之災【王氏曰】經書大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水之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

ガラス使用

積惡不悛並公釋讎不復
怨忿亂蘊結有以致之歟

○秋七月

○冬十月

癸未 桓王二十二年

十有四年

齊僖三十三卒晉緡七衛惠二蔡桓十七
鄭厲三曹莊四陳莊二杞靖六
宋莊十二秦出子六楚武四十三

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左傳春會于曹曹人致餼禮也 杜氏曰以曹地曹與

會 臨川呉氏曰前年魯鄭同救紀而敗齊衛之師蓋畏齊衛之報怨也故爲會以謀之曹素與魯協故魯會鄭於其地 王氏曰公於鄭突比之至矣十一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克則爲武父之盟爲宋之伐十二年偕紀侯之戰今又會于曹同惡相濟明矣

○無氷

公羊傳何以書記異也 穀梁傳時燠也

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氷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朱子曰鑿氷取氷於山也沖沖鑿氷之意納藏也藏氷所以備暑也凌陰氷室也蚤蚤朝也獻羔祭韭而從啓之月令仲春獻羔開氷先薦寢廟是也）周官凌人之職頒氷

ガラス使用

於夏其藏之也固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實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今在仲冬之月燠而無氷（〔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堅氷無氷者温也〔張氏曰〕陰小不能成物之災〔高氏曰〕凡不宜無曰無）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劉氏曰〕豫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綱縱弛善惡不明賞罰不行之象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燠年）故書于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其察於四時寒暑之變詳矣（〔茅堂胡氏曰〕春秋極謹天變如無氷李梅實六鷁退飛無麥苗鸜鵒来巢之類以今觀之其事若甚小然春秋一一書之則不可謂小事矣〔永嘉呂氏曰〕古者藏氷發氷所以節陽氣之

盛也夫陽氣在天地之間譬猶火之着於物也故常有以鮮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氷於地中至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氷而廟薦之及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氷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氷無不及是以四時無愆陽伏陰淒風苦雨故夫藏氷發氷者燮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氷不獨志常燠之異而亦以見備暑之無其備也或謂開氷而書無氷豈有建寅之月遽開氷乎春秋所書螽蝝李梅實隕霜之類皆遽目前之災異而志之豈必待開氷而後書無乎或者又援大無麥禾之例謂歲終會計而後書大無麥禾猶開氷而後書無氷也不知大無麥禾與書大有年為一類謂歲終會計而後知也開氷之事亦可與會於歲終者比乎〔汪氏曰〕此年正月書無氷成元年二月書無氷襄二十八年書春無氷則知因陽盛氣燠而隨時以紀之苟以發氷而知無氷則當常以二月而不在正月矣若曰或藏氷無氷而書無或發氷無氷而書無

ガラス使用

抑何紀事之錯亂乎

夏五

〔公羊傳〕夏五者何無聞焉爾〔穀梁傳〕孔子曰聽遠音者聞其疾而不聞其舒望遠者察其貌而不察其形立乎定哀以指隱桓隱桓之日遠矣夏五傳疑也〔杜氏曰〕不書月闕文

夏五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慎也故其自言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括蒼趙氏曰〕史闕文傳記不備不敢參以己意加夏五郭公之類也）其語人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朱子曰〕疑而不闕則流於繆妄矣）而世或以私意改易古書者有矣盍

亦視此爲鑑可也然則春秋何以謂之作曰其義則斷自聖心或筆或削明聖人之大用其事則因舊史有可損而不能益也（〔東坡蘇氏曰〕宋咸以私意改周易五經數十去處多矣見其不知量也）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語穀作禦）

〔左傳〕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會〔穀梁傳〕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其弟云者以其來我舉其貴者也來盟前定也不日前定之盟不日〔程子曰〕使來盟盟前定矣與高子不同

來盟稱使則前定之盟也（〔臨川吳氏曰〕正月魯鄭二君會曹而未盟故鄭）

（伯使弟語來魯與公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完齊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高氏曰〕將命者大夫之事不可使弟語為子人氏實違君命其寵任之蓋有自來矣來盟于我彼欲之之辭也涖盟于彼我欲之之辭也鄭魯同惡而屢盟可惡之甚也〔蘇氏曰〕凡外大夫來盟於魯內大夫涖盟於他國皆盟其君也〔汪氏曰〕春秋書來盟者六鄭語衛孫良夫皆前定之盟也高子屈完宋華孫皆未定之盟也杞子則君自來其盟亦非前定者也大夫因聘而盟則先書聘而後書及盟非聘而特來結盟則但書來盟然皆所以著大夫之敵君也〔廬陵李氏曰〕來盟例五鄭語衛良夫稱使皆前定之盟也謂已有約言未定效信而釋疑復遣使固結之也楚屈完齊高子不稱使者權在二子謂齊楚二君遣使之時未嘗有命令之盟也宋華孫不稱使者華孫權臣專行不受君命也屈完非正來魯亦書來者內桓師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

〔公羊傳〕御廩者何粢盛委之所藏也御廩災何以書記災也

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廩粢盛（音成）之所藏〔杜氏曰〕御廩公所親耕以奉粢盛之倉〔臨川吳氏曰〕君之在車與御者最相親近故君所親近之人謂之御御史御妻之類是也君所親用之物亦謂之御後世所謂御食御書御藥之類及此御廩是也御廩者以貯人君躬耕籍田之米以供宗廟之粢盛而不敢他用者〔高氏曰〕御廩災此將不得奉其宗廟之祥也君躬耕夫人獻種稑以供粢盛而災焉咎在君夫

ガラス使用

（一人矣宗廟鬼神之怒兆見於此）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爲先〔禮記〕（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廐庫爲次居室爲後）重本也御廩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汪氏曰〕（據世室新宮亳社皆不書新作）以爲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爲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怨勞〔汪氏曰〕（如文王以民力築靈臺而民歡樂之之類）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汪氏曰〕（妄興土木如秦皇漢武之類今按宮廟志災者六御廩西宮新宮亳社試不能戒謹而致災也雉門兩觀桓宮僖宮譏其非禮而宜災也）

乙亥嘗

〔左傳〕書不害也〔公羊傳〕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嘗也曰猶嘗乎御廩災不如勿嘗而已矣〔穀梁傳〕御廩之災不志此其志何也以爲唯未易災之餘而嘗可也志不敬也天子親耕以共粢盛王后親蠶以共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何用見其未易災之餘而嘗也曰甸粟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藏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爲未易災之餘而嘗也

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嘗則不時也〔杜氏曰〕（先其時亦過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乙亥是不改卜而供未易

ガラス使用

災之餘則不敬也（〔范氏曰〕用火災之餘以祭宗廟乃不敬之大者也）禮以時為大施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本發於心則不敬故書（〔孫氏曰〕嘗秋祭也周八月夏六月也不時而嘗與以災之餘而嘗不恭甚矣〔張氏曰〕）有御廩災之變以先格王正厥事之誠必遇災而懼未可遽有事于祖考況周之八月未當時祭何為汲汲以四日之間遽舉嘗祭乎特書以責其苟簡褻以奉宗廟之不誠且不敬也〔王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為義夏之六月物未西成未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卜日誓戒今壬申乙亥相距四日不卜不戒非獨不警天變而褻慢其祖亦甚矣聖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趙氏曰〕〔穀梁云〕御廩之災不志按此乃大故何得不志左氏曰書不害也按八月嘗非時也又以災之餘而祭譏不敬也非為不害而書公羊曰不如勿嘗而已按有災當警懼修飭而改卜何得便黷先君之祀乎又曰祭統云成王追念周公賜之重祭郊社禘嘗是也按郊禘天子之禮社與嘗諸侯所自有撰禮者見春秋書嘗社以為郊禘同遂妄言耳又曰王制云礿則不禘禘則不嘗嘗則不烝烝則不礿此為見春秋經前後祭祀唯有烝嘗禘三種所以云爾〔汪氏曰〕郊禘諸侯之所不當祭故孔子云魯之郊禘非禮也嘗社諸侯之常祭故春秋一書嘗譏以災餘之米供粢盛四書社皆以日食大水鼓用牲之非禮而志之不書祭社以為常事也漢儒因中庸以郊社禘嘗並言又見春秋書郊社禘嘗故傳會以為皆僭禮然春秋書烝書嘗豈以嘗獨為重祭而烝非重祭乎嘗而謂之大春秋何以不書大乎趙氏辨之當矣

冬十有二月丁巳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ガラス使用

〔公〕蔡人在衛人下〔左傳〕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爲盧門之椽〔公羊傳〕以者何行其意也〔穀梁傳〕以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其死非正也

師而曰以者能左右之以行己意也

〔杜氏曰〕謂進退在己〔何氏曰〕以臣從人曰行言四國行宋意也　四國本一不起兵當分別之故加以也〔茅堂胡氏曰〕齊桓　晉文　戰勝天下威服諸侯固能左右諸國之師非以力假彊故不言以

宋怨鄭突之背己故以四國伐鄭魯怨齊人之侵己故以楚師伐齊（事見僖二十六年）蔡怨囊瓦之拘己故以吳子伐楚（事見定四年）蔡弱於吳魯弱於楚宋與蔡衛陳敵而弱於齊

〔趙氏曰〕凡不用我師而用彼師曰以言用齊蔡等國兵端不自交鋒也〔永嘉呂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爲人所以之稱　四國本無意於伐鄭而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戰楚而戰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書擅征伐皆惡之而况以人之兵伐人之國哉

乃用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曰以列國之兵有制皆統乎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爲之用以伐人國大亂之道也

〔薛氏曰〕四國不守王法而其爲宋用其罪同也

故穀梁子曰以者不以者也

〔范氏曰〕本非所得制今得以之也〔陳氏曰〕伐未有言以者其言以何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也東遷之後諸侯雖會伐非一國之志也則會者序爵而已矣雖主兵也而小國序大國之上亦非一國之志也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有以一國而用諸侯之師此伯之所由興也　伯者之令行於天下自是無書

以者矣書以者必中國用夷狄者也〔張氏曰〕鄭突賴宋之力得入篡國歸而背其賂宋人因此與爲仇讐魯桓平之宋人不從鄭遂與魯伐宋爲丁未之戰宋以突入用其寵而背之且至見伐積其憤怒乞師於齊蔡陳衛蓋師雖四國之號而左右死生惟宋人之爲所比於平日諸侯各帥其師以伐人者不同故書以夫宋不反其黨燕孽徇貨賂之失而擅用列國之兵以泄其私忿四國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逞志其罪皆不可勝誅也〔劉氏曰〕書宋人以齊人則足以知宋人者宋公也書晋人及姜戎則足以知晋人者晋侯也宋公殘人之國而毀其宗廟晋侯背父之殯而覆人之師其罪一也〔王氏曰〕宋公以私忿而用四國之兵四國合黨而惟宋公之用諸侯之兵聽命於一國昉於此故五國之君皆貶人之〔王氏箋義曰〕入人之國毀人之祖廟不道之甚故皆惡而貶之入而書伐鄭亦有罪致其伐耳〔宋嘉呂氏曰〕齊方有褒而會伐惡之甚者矣〔汪氏曰〕或謂言以者用彼師伐戰而已不交

鋒蓋泥於左傳紀柏舉事皆呉楚自戰故云爾蓋蔡師微弱故不詳録也夫苟不自交鋒則非能左右之之謂矣况傳稱蔡以太宮掾歸爲盧門之椽經書魯取穀則非不交鋒之驗也〇〔盧陵李氏曰〕兵事書以例三穀梁於此年及公以楚師下皆曰以者不以者也而注者又引雍氏曰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安有驅民死地以共假借之役乎此說是矣獨於蔡侯之以呉子則曰以蔡侯之以之舉其貴者則又変文不以之例蓋其所以以者雖同而事則異觀此伐鄭皆書人取穀特書至則貶之無疑而蔡侯以呉特進而書爵則無疑矣此春秋所以不可一槩論也趙氏以爲宋但用齊蔡等兵而不自交鋒歴引左氏柏舉之戰呉楚自戰而蔡不交鋒以證之亦有理陳氏之說於世変亦有補要之諸傳說皆通可参用

〔甲申〕桓王二十三年崩

十有五年

〔齊〕襄公諸兒元年　〔晉〕緡八　〔衛〕惠三　〔蔡〕

ガラス使用

桓十八 鄭厲四 曹莊五 陳莊三 杞靖七
宋莊十三 秦武公元年 楚武四十四

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傳 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 公羊傳 何以書譏何譏爾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 穀梁傳 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

遣使需索之謂求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費不至於有求四方諸侯各有職貢不至於來求 何氏曰王者畿內千里租稅足以共費四方各以其職來貢足以尊榮當以至廉無為率先天下不當求求則諸侯貪大夫鄙士庶盜竊以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 汪氏曰賻因喪事而求且諸侯所當歸也車則非諸侯之所當歸矣然猶服御之物也金則直為貪利爾世愈降而失愈甚頃主之周又非桓主之周矣 夫上有好（去声）者下必有甚焉者矣王者有求下觀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遑遑焉唯恐不足求至於簒弑奪攘則不厭矣古之君人者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度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刑寢矣及後心一動莫為防制

ガラス使用

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恥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衰撥亂之説矣〔張氏曰〕古者諸侯有功則車服以庸蓋王之五路自同姓以下其用之皆有等差非諸侯所得而私為況可以天子之尊而下求於列國乎天子畿内租税所入足以待諸侯諸侯九貢亦無有以車供王室之用者上越禮以求之下違法以供之則示貪風於天下開賄道於邦國其失自上非小故也故特書以示譏家父為大夫而無所正救奉使侯國自取辱命之罪見矣〔臨川呉氏曰〕車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諸侯不可以之貢上也雖當貢之物諸侯不供而天子之用猶不當遣使以私求況諸侯不當貢之物而可求乎哉〔家氏曰〕求之為言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足者求之有餘者也上之於下不以求言也今以萬乘之尊而徼需徦及於不稟命之諸侯諸侯拒之求賻猶曰諸侯不賻天子求之以供之也繼而求車繼而求金非所當求而求見成周號令不行於當時而孫辭以有求非特責王深責諸侯之無王也〔高氏曰〕桓無王豈獨桓受其天王之惡亦大矣弒逆不誅又數聘之又命大夫有求不王甚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趙氏曰〕此後莊王僖王不書崩見王室不告魯之不赴者諸侯之不臣也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王氏曰〕桓負大惡王非唯不討而八年之間三遣使來聘恩禮厚矣今王崩來赴魯無奔喪會葬之事齊僖之存干戈歲尋今則會葬如禮比事以觀不貶而惡自見

ガラス使用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

〔左傳〕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公羊傳〕突何以名奪正也〔穀梁傳〕譏奪正也〔程子曰〕避祭仲而出非國人出之也

按左氏祭仲專鄭伯患之使其壻雍糾殺之雍姬知之以告仲仲殺雍糾公出奔蔡是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其義何也陸淳曰逐君之臣其罪易知也君而見逐其惡甚矣聖人之敎在乎端本清源

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之臣而以自奔爲名所以警乎人君其說是也〔杜氏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經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固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擠姦乎〔啖氏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陳氏曰〕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衞孫林父殺子蟜子伯子皮而衎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款出書奔而已矣

夫君實有國而出於臣乃其自取焉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張氏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蓋天子至尊而諸侯次之聖賢貴之於得位以其足以极弘斯道潤澤斯民是以謂之寶其次中才之主苟能制節謹度用賢愛民自足以守其社稷何至失位南面之尊秉一國之權而爲臣民之所逐哉故凡爲國君而失位出奔皆以自出

ガラス使用

書之所以罪其自失也書爵不書名者罪輕惡淺其
位爲未絶突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簒位又
與其親戚謀殺之爲又覆盜賊之計以自取亡書
名絶之也【高氏曰】前年蔡從宋伐鄭突易爲奔蔡
曰宋人以蔡伐鄭而蔡聽命焉蔡之於突實無憾
〇【汪氏曰】春秋書君出奔者十有二鄭突衛朔燕
欵蔡朱莒庚輿邾益皆書名啖氏所謂君奔例書
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鄭忽曹羈莒展輿不稱
爵者忽羈未成君展輿雖踰年而以弑立不可稱
爵也衛鄭不名則以叔武攝而位未絶也衛衎位
已絶而不名者著衎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而剽
之簒實逆非如忽黔牟可以兩君言
之也脚侏儒不名小國紀録簡畧耳

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六月乙亥昭公入【公羊傳】其稱世子何復正也曷爲或言歸或言復歸
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復入者出無惡入有惡入者出入惡歸者出入無惡【穀

梁傳】反正也【程子曰】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
故不爵鄭人謂之狡童又
曰狂童恣行其不省可知

忽嘗嗣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杜氏曰】忽嘗居
君位故今還以
復其位之例爲文稱世子者父卒而不能自君鄭
人亦不君之【劉氏曰】忽之出無鄭者也而又不得
稱子則忽之可以君國者無幾矣春秋別嫌疑明
是非以謂忽雖不能君國嘗爲君之世子矣世子
者必命於天子者也若偏庶因亂得逐而奪之則
天下之姦臣縱矣故正其名予之繼世深惡亂臣
賊子之意也【薛氏曰】突書鄭伯已成君也忽書世
子明突之不當得立也【胡氏曰】突雖不正而國人
君之忽雖正嫡而國人不以爲君也【陳氏曰】稱世
子以正忽之反正
以反突之不正

則亡其君位明矣其稱復歸者
謂既絶而復歸也【陸氏曰】復歸之正者莫過於鄭
忽【高氏曰】不曰復歸則無以知

ガラス使用

其黨有國復歸者又異於常之歸復入者又難於常之入也

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而稱復則可〔汪氏曰〕復者還反其舊之謂國本其所有不幸失國而去今得復其國而歸也故鄭忽曹襄衛鄭衛衎皆稱復歸衛鄭之再歸與曹負芻之歸不稱復者衛鄭戕本枝而不悛負芻篡冢嫡而幸免其復皆非義也

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不世官〔劉氏曰〕復歸有君臣之異以其世也故可言復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以其不世也故不可言復不可言復而言復者効其竊取位之意也

或曰復厭詞也〔張氏曰〕忽自十一年五月莊公卒而立至九月奔衛五年于外乃得復歸不從衛侯朔之例稱爵乃稱世子者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黨爲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汪氏曰〕前此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忽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與突之強弱見矣突之歸不係國而忽稱世子嫡庶之名分辨矣〔廬陵李氏曰〕忽自此年歸至十七年見弒並不書鄭伯者此忽終不能君之驗也又曰諸侯失國復歸者四鄭忽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衎也大夫失位稱復歸者衛元咺也○〔劉氏曰〕公羊謂復歸者出惡歸無惡如忽之奔蓋有不得已亦何惡乎又曰歸者出入無惡突之篡國何故出入無惡乎

許叔入于許

〔穀梁傳〕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乎許叔其曰入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

許大（音泰）岳之裔〔杜氏曰〕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

先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汪氏曰〕隱十一年魯及齊鄭入許許莊公奔衛鄭悉有許

ガラス使用

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年鄭乱許叔度鄭之力不能與己爭故自入其国而君之也未聞可滅之罪也則當伸大義以直詞上告諸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糞除宗廟（汪氏曰糞埽也亦作折聘礼既折以俟）孰能與之爭今乃因亂竊入則非復國之義故書入于許（范氏曰許國之貴莫過許叔叔之宜立又無與二一而進無王命退非父授故不書歸）入云者難詞也（劉氏曰稱入何難也何難焉鄭乱而後入也陸氏曰本無位則稱入陳氏曰許叔稱字以是為宜入也是故未有書其字者雖入公子也弟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高氏曰叔無罪書名則入篡者無辨家氏曰許叔之入入之善者也衛朔之入鄭突之入入之惡者也盧陵李氏曰諸侯入國例七許叔宜入入國而不得其道故書字書入齊小白陽生莒去疾可以有国而無君父之命故雖以国氏不書公子而書入鄭突衛朔乱倫失正已失國而又復春秋以其逆也故書爵書名書入独衛獻入夷仪春秋侯其改過也故書爵書入而不名胡氏於許叔小白去疾皆曰難詞則陽生衛獻亦可入此例於衛朔曰逆詞則鄭突亦可入此例公羊注以為許叔本小國春秋前失爵在字例入者出入皆惡明當誅是蓋不知入許之本末而妄為此説也左氏帰入例亦多不合此條穀梁得之張氏曰諸侯進以正乃可以正和国因乱竊入已之不正無以正乎人故書入以見義有所不受也）

公會齊侯于艾

（艾公作鄗穀作蒿）

左傳謀定許也張氏曰入許之役鄭莊以棄地相接欲兼并之故糾合齊魯之力而同伐既入之後斉魯譲而不受乃與鄭人今鄭不能有斉魯又為之謀以

ガラス使用

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也【高氏曰】魯嘗爲齊絶襄新立復通好自是與文姜爲鳥獸之行而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以齊侯爲主【廬陵李氏曰】許之失國本鄭莊欲滅而并之故糾合齊魯以爲入許之役然又以三國共利難於独專滅國之罪齊魯既遜而不受則鄭不得不假許叔奉祀以倡齊許之説其實許地已入於鄭矣今許叔乗鄭乱以入而齊魯會艾以定之蓋鄭莊方強則二國挾鄭以爲利鄭莊既卒則二國定許以爲名會艾之謀豈非自解其入許之非記己意乎然春秋於入許書及則已推見至隱雖今日之得不足掩其前日之失矣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傳】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杜氏曰牟國在泰山牟縣葛国在梁國寧陵縣東北

公羊曰皆何以稱人夷狄之也【何氏曰】桓行惡而三人俱朝事之三人爲衆衆足責故夷狄之【孫氏曰】皆微国之君賤其相與朝弑逆之人貶之也【朱子曰】朝非微者之禮其狄之何天王崩不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董子曰】爲天王崩而相朝故貶【劉氏曰】滕薛之旅見也與郳牟葛爲異滕薛之貶輕而郳牟葛之貶重何也天王崩魯與三國未嘗奔問弔贈脩臣子之職而方沛然以朝礼自處其義上僭是所以責之重也【陳氏曰】朝未有書人者旅見非邪交之譏自参以上甚矣凡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参以上故貶人之【張氏曰】朝桓多矣春秋独於滕貶子穀鄧名之郳牟葛人之盖滕子先諸国而朝穀鄧自遠而至郳牟葛以諸侯之貴旅見於惡人之朝以事天子之礼事乱臣賊子故特貶三者以示法其餘従同同【蜀杜氏曰】聖人不與諸侯之朝桓彼来則損其爵二国則貶而名三國則人而賤之蓋

（三國并見所以人之也杜元凱以爲附庸世子安有三国同時遣世子耶〔劉氏曰〕世子不當稱君朝凡書世子朝皆聚也不應沒其名）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左傳〕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公羊傳〕櫟者何鄭之邑曷爲不言入于鄭末言爾曷爲末言爾祭仲亡矣然則曷爲不言忽之出奔言忽爲君之微也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杜氏曰〕櫟鄭別都在河南陽翟縣

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高氏曰〕前日歸恃宋與仲今日入宋怒而仲不納亦見其義不容）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大叔皆莊公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杜氏曰〕蒲甯殖邑戚孫林父邑事見左傳襄公十四年）楚有陳蔡不羹（音郎）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事見左傳昭公十一年）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薛氏曰〕櫟者鄭之大都也入于櫟言將逼鄭也鄭忽亡久矣突因櫟以有鄭忽浸微而不見矣春秋因忽浸微而不見以著大都之害閔忽之無臣子而不足以有立也〔張氏曰〕書櫟所以見大都耦國既入于此則鄭國之命已制於突與入

ガラス使用

其國都無以異特書入于櫟而略其入國者所以謹亂之所由生也按傳十七年高渠彌弑昭公立子亹十八年齊人殺亹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傳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櫟而忽亹儀之事皆不書者以見忽亹儀之爲君末矣而不足紀也

廬陵李氏曰春秋謹論都之害書突入櫟而不書其入鄭晉書滅下陽而不書其滅虢責鄭之失虎牢責魯之墮郈費皆此意也

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爲國者可不謹於禮乎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木訥趙氏曰諸侯再入不至於國惟鄭突入于櫟衛侯入于夷儀而已鄭突名而衛衎不名衛衎書復歸于衛而突不書歸于鄭此正與不正之辨也衛衎之出國固其國也林父逐之而立剽剽不正也突之出位固非其位乃篡也突入櫟將迫兄而出之謀再簒也衎自夷儀入春秋書之以明衎之當有衛也突入鄭不書明突不當有鄭也

家氏曰鄭有君而突自外竊入亦書鄭伯此因舊史之已書而存之以示戒魯桓與突同惡相濟出師輔簒至於再三故魯史崇突而卑忽以鄭伯書春秋因之以示戒程子所謂以戒居正之不能保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袲伐鄭

宋公上公有齊侯袲昌氏反公作後

左傳會于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穀梁傳地而後伐疑辭也非其疑也

杜氏曰袲宋地

左氏曰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

永嘉呂氏曰或疑宋既責賂於突而伐鄭不當黨又納突遂謂伐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

ガラス使用

（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忽奔于衛而袲之會則衛與焉突奔蔡而曹之會蔡與焉謂衛不應伐忽以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之離合不常可勝舉哉但據經伐鄭二字則突在櫟忽在鄭爲伐忽明矣）穀梁曰地而後伐疑辭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邪正亦明矣（薛氏曰春秋乱世以不正討正以不義伐義者衆故非所當納者奪之名所以別白黒）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篡其智足以結四鄰之援既入于櫟日以強盛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穀梁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爲義而果於爲不義相與連兵動衆納篡國之公子

也（張氏曰魯桓宋莊衛朔皆以不正得國其爲突謀乃水流濕火就燥独陳侯疑之爾然寡不勝衆所以疑而遂合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責故黨伐之突而既出也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已奔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戻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辭而然哉蓋以正繼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乱易乱國之篡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乱幸其危貪其賄黨其邪自突入于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賄故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桂氏曰先行會禮而後伐王氏曰四國會于宋之袲則宋主兵矣宋莊與突始恩中離今又主兵納之是得罪爲以黨德立武者乎陳氏曰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會于某而後侵若棐林重丘牡丘召陵是也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汪氏曰此于袲伐鄭穀梁以爲非其疑棐林伐鄭穀梁以

ガラス使用

爲著其美蓋于亳所以納以蘖奪正之人而斐林所以討從楚侵宋之罪故不同辭此書公會三国之君修會礼于亳然後伐鄭見其先疑而後決也宣元年書四國之君會晉師于斐林伐鄭見諸侯皆從晉師以討有罪也文相似而実不同也召陵侵楚雖非疑辞然傳称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則是不協而謀之矣經書會于召陵侵楚譏之也若夫襄五年會城棣救陳不書會十八年會魯済同伐斉不書會二十五年會夷儀伐斉不書伐斉蓋救陳圍斉美其有恤患討罪之実故皆不書會夷儀受賂而縦大悪是以不書伐也 ○ **廬陵李氏曰** 穀梁地而後侵伐例三此年于亳伐鄭及宣元年斐林伐鄭定四年召陵侵楚是也斐林傳曰地而後伐鄭疑詞也此其地何則著其美也蓋以爲欲美趙盾之功故詳録其會地召陵傳曰志疑也疏曰一會之中十九國衆力之強足以服楚不敢深入淺侵郊竟則責諸侯之疑居然可曉観此說則是三役者其疑同而得失異矣陳氏張氏亦善發明穀梁者独公羊以爲善録義兵観下文書至以貶公則恐不知左氏之得事情也

乙酉 荘王元年 十有六年

斉襄二 **晉**緡九 **衛**恵四 **蔡**桓十九 **鄭**厲五 昭公忽元年 **曹**荘六 **陳**荘四 **杞**靖八 **宋**荘十四 **秦**武二 **楚**武四十五

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左傳謀伐鄭也 **孫氏曰**本不能納突故復會 **張氏曰**於此又邀蔡党益張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爲之致力屡伐鄭也

ガラス使用

春正月會于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

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固有序矣【禮記】（王制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周】礼【注】等猶等差也辨別也別尊卑之位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茅堂胡氏曰】（諸侯朝會序列以爵之尊卑則名正以國之大小則實乱）蔡黨先衛会序陳下者先儒以爲後至也以至之先後易其序是以利率人而不要諸禮也豈所以定民志乎後世有以醲賞誘

人之趨事赴功【汪氏曰】（如商鞅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南門募民能徙置北門者與五十金之類）以重罰沮人之奉公守正【汪氏曰】（如趙高指鹿獻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問左右或默或言高陰中諸言鹿者以法之類）意亦如此夫亂之所由生也則儀位以爲階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考其所書意自見矣【家氏曰】（自去冬迄今夏三書會宋再書伐）

鄭不間以他事誅宋魯之輔黨而干正也○【高氏曰】春與曹謀而曹人不從今又與陳同伐蓋突善結諸侯故也宋初伐突期於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又連年伐忽而納突鄭之乱宋實爲之故以宋首惡也【張氏曰】自鄭突入国之後即比魯而仇宋及其出奔乃能使魯與宋自冬及夏悉力伐鄭所謂善結也衛朔與毋構兄爲惡之雄因同惡之合陵蔡而居其上

ガラス使用

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恃強衆陵寡弱如此及桓文之興而後少抑焉**汪氏曰**蔡衛皆姬姓侯爵而或先或後者率以私意爲進退也故此年会曹先衛伐鄭先蔡而盟踐土会宋会召陵侵楚蔡又先衛會虢衛又先蔡紛更不一故會鄄盟幽侵蔡會首止圍新城会鹹盟牡丘會淮盟新城会棐林盟蜀襄五年會戚會鄬則陳先於衛從王伐鄭宋以四國伐鄭會于亳此年伐鄭会宋会虢会召陵則衛先於陳此年伐衛納朔次郎会北杏盟斉会盂圍宋盟翟泉會虢則以陳先蔡從王伐鄭宋以四国伐鄭會溫襄二十四年伐鄭會宋會申再伐吳會召陵敗雞父則又以蔡先陳是皆先後之無常無非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也又其甚者許以男而先曹伯淮之會則又先邢侯莒卿以子而先薛伯杞伯矣斉桓以侯而先宋公則曰主盟也晉霸而後会盟亦以侯而先宋公則亦曰主盟也然自晉伯之後斉亦以侯而先宋公矣斉世子光。盟雞澤至會柤皆序小邾子之下世子妹誓

以皮帛繼子男似也然伐鄭戍虎牢之役則序滕子薛伯杞伯之上亳城北蕭魚之役則序莒邾之上夫以世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礼一等亦宜序薛伯杞伯之下況斉光未誓於天子乎據傳於戍虎牢之役謂斉大子光先至於師故長於滕亳北之役謂斉大子光宋向戌先至於鄭門于東門則亦以至之先後易其序耳嗟夫春秋之時王政不綱典礼廢壞諸侯放恣惟力是視不復以爵之貴賤計尊卑而專以国之強弱相上下矣是故隱公之時滕薛朝魯而爭長此猶皆侯爵也桓公之暁魯以周班後鄭而鄭有郎之戰則已不記爵次矣馴致春秋季世宋虢之會楚以蠻夷而爭晉先歃春秋之終吳以狙爭長於黃池而主会矣雖然春秋於諸侯爵次之紊乱從主會者之所爲而不革者所以彰其失也宋虢先晉黃池以兩伯言之所以抑其強也宋虢黃池待貶絶以見罪惡其餘從主會者之所爲不貶絶以見罪惡

ガラス使用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此】致伐之始【左傳】以飲至之礼也【穀梁傳】桓無会其致何也危之也【程子曰】不惟告廟又以見勤勞於鄭突也

伐鄭則致罪之也曷爲罪之以納突也諸侯失國諸侯納之正也伐鄭以納突非正也故書至以罪桓之上無王法恣爲不義而莫之禁也

【范氏曰】桓公再助篡伐正危殆之甚喜得全歸故志之【高郵孫氏曰】重其兩伐正而納篡故危之也【臨川呉氏曰】公至常事書者皆譏也【家氏曰】自去年十一月會伐師未及息今年正月又會四月又伐歷三時之久乃歸暴師一年爲是逆理悖常之事桓之惡亦稔矣

冬城向（向失亮反）

【左傳】書時也【啖氏曰】下有十一月則此乃十月也縱是周月亦今之九月農功未畢不可興役【汪氏曰】凡書城未有繫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旬月成也然周之十月十一十二月皆農收之時蓋藏事於冬而以春正月畢功則無妨農之務矣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左傳】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爲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国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

ガラス使用

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公羊傳**衛侯朔何以名絕曷爲絕之得罪於天子也其得罪於天子奈何見使守衛朔而不能使衛小衆越在岱陰齊屬負茲舍不即罪爾**穀梁傳**朔之名惡也天子召而不往也**陳氏曰**得人立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爲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国雖有篡公子亦以自致之文書之也故蔡人立東国而朱出鄭人立君而侏儒出皆書奔而已矣**張氏曰**朔立已五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陵蔑天王周室欲誅討而後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之說必有所傳矣**汪氏曰**公穀皆云衛朔獲罪於天子今考左傳衛朔之復入於黔牟于周則黔牟之立天子與有力焉不然二公子怨朔奚待五年而逐之哉**廬陵李氏曰**朔得罪天子之說公穀皆以爲天子召而不往詳公羊之意謂使守衛国之宗廟告朔而天子召之発小衆不能使行朔走在岱陰齊地託疾而止不就罪也漢礼諸侯有疾自稱負茲舍止也張氏発明之是矣但公羊文意迂晦不明有類傳聞之詞未審然否

丙戌 莊王二年

十有七年

齊襄三**晉**緡十**衛**惠五黔牟元年**蔡**桓二十卒**鄭**厲六昭二**曹**莊七**陳**莊五**杞**靖九**宋**莊十五**秦**武三**楚**武四十六

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黃

左傳平齊紀且謀衛故也**杜氏曰**黃齊地**張氏曰**公十三年会紀敗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汪氏曰**黃紀地後屬齊**汪氏曰**紀魯之姻国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平紀也然二年之後齊遷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卒会齊納朔則非紀之削弱盟不足待而齊魯之強弱亦且見矣

ガラス使用

○二月丙午公會邾儀父盟于趡（會公穀作及趡翠軌反）

左傳尋蔑之盟也杜氏曰趡魯地臨川呉氏曰隱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渝盟伐邾桓公八年又伐邾魯邾不通好十有餘年至桓十五年邾同牟葛朝魯既朝之後二国欲尋蔑盟而平其再伐之怨故邾來魯地受盟而公與之盟也高氏曰趡我地彼来而我及之也與蔑之盟同邾来為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耶汪氏曰下書伐邾則趡盟不待貶而惡自見矣隱桓皆盟邾而背盟皆以宋故以国君之重而其心無所適主尚足貴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公闕夏字奚穀作郎）

斉魯交兵之始左傳疆事也於是斉人侵魯疆々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穀梁傳内諱敗舉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敗也不言及之者為内諱也杜氏曰奚魯地臨川呉氏曰此斉師來侵魯境而魯與之戰也盟黄未幾而斉来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王氏箋義曰不言及者主名彊吏得以公命與戰微者故不書高氏曰不書敗蓋魯敗也汪氏曰或謂此公戰諱不言公竊考明年公会斉侯于濼則斉魯之怨未深其非公與戰明矣故知戰于奚乃内之微者而戰宋戰乾時戰升陘則公及而諱之也亦猶盟宿乃内之微者而盟函盟斉盟翟泉盟處父則諱公也筆削之旨當連上下文并前後事跡観之執一例則拘矣廬陵李氏曰及戰例三此年奚荘九年乾時僖二十三年升陘是也乾時升陘諱公此戰穀梁亦以為諱公左氏以為公不親臨胡氏無傳未知孰是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

左傳蔡桓侯卒

ガラス使用

○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左傳】蔡人召蔡季于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穀梁傳】蔡季蔡之貴者也自陳陳有奉焉爾

季字也【啖氏曰】蔡侯之弟歸而合義故字之【汪氏曰】諸侯之兄弟例稱字蔡叔許叔蔡季紀季是也許叔懼於鄭紀季迫於齊故以難而書入此則蔡人召之順且易故曰歸然皆無罪是以稱字蔡叔以国君之弟出会盟無譏貶故亦稱字衛叔武則以攝君故不稱字而曰衛子歸順辭【高郵孫氏曰】是可歸而歸也則歸者善也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何氏曰】蔡侯封人無子季次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辟之陳封人卒反歸奔喪無怨心故賢而字之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逼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劉氏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無異鍼以富懼誅季以貧見疑俱不得安其身而季爲顯矣【永嘉呂氏曰】突歸于鄭則名之赤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蔡季歸于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其終不爲君也【張氏曰】返國於危疑之際考之書法惟蔡季爲善以其幾見而去一無爭心念念宗國聞召即歸能遠禍於未然不悻悻以爲高其去就合宜故春秋貴之【家氏曰】蔡季之歸與閔元年季子來歸義同皆字而書歸褒也獻舞失國之君蔡季讓國之賢春秋於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說左氏者乃謂季獻舞爲一人愚竊惑焉【廬陵李氏曰】春秋兄弟之歸者惟蔡季與季子或稱字或稱子美之也非若

陳黄楚比之書名者比矣書大夫之字其而歸者七季之自陳非若元咺孫林父公孫甯之假力於晉齊者比矣又曰兄弟之取貴於春秋者惟許叔之復蔡季之歸紀季之去叔肸之不仕與夫季子之來歸而已皆書字以貴之衛鱄雖合於春秋而不得同於書字之例者主於書弟以罪衛侯而鱄亦無可美也

癸巳葬蔡桓侯

啖助曰蔡桓何以稱侯蓋蔡季之賢知請諡也周禮職喪掌諸侯之喪祭詔其號注號謂諡家氏曰五等諸侯本國臣子皆稱之曰公葬既不請王命因而私諡爲公從而書之以見非禮唯蔡桓稱侯蓋蔡季告王請諡王之策書則云諡曰某侯故特書之明得禮也陸氏曰按左傳史記世本蔡之諸君皆諡爲侯經皆稱公者以其私諡與僭同也惟桓侯請諡王之策書則云諡曰某侯諸史國史因而紀之故春秋特書之高氏曰春秋因襃見貶舉一是則衆非可知

人亦多愛其君者莫能愛君以禮而季能行之此賢者所以異於衆人也劉氏曰諸侯莫有能正其死生之禮者桓侯之賢又未有聞於春秋則桓侯非賢而蔡季請之可知矣或曰葬未有不稱公者其稱侯傳失之耳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其說誤矣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朱子曰子路之意實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也曾子疾革而易簀曰吾得正而斃（音幣）焉斯已矣禮記檀弓曾子寢疾病樂正子春坐於牀下曾元曾申坐於足童子隅坐而執燭

ガラス使用

子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子春曰止曾子聞之瞿然曰呼曰華而睆大夫之簀與曾子曰然斯季孫之賜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簀曾元曰夫子之病革不可以變幸而至於旦請敬易之曾子曰爾之愛我也不如彼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沒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論語】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朱】子謂人之欲孝其親心雖無窮而分則有限得爲而不爲與不得爲而爲之均爲不孝所謂以禮者爲其所得爲者而已矣或曰魯君生而稱公亦非禮乎曰生而稱公爲虛位禮之文也沒而繫謚爲定名禮之實也春秋諸侯雖伯子男葬皆稱公志其失禮之實爲後世戒欲其以正終也其垂訓之義大矣【陸氏曰】侯伯子男之國稱其君曰公臣子之辭也謚不得云公者謚王所賜也【劉氏曰】稱其本爵者謚之於天子者也【汪氏曰】近世仕於時者其親友僚隸皆以其未得官爵爲稱謂豎其死也銘旌墓誌止稱所得官爵此所謂生而稱者爲虛位沒而稱者爲定名也

及宋人衞人伐邾

【左傳】宋志也【杜氏曰】邾宋爭疆魯從宋志背蔑之盟【襄陵許氏曰】正月與齊爲黃之盟而五月戰焉二月與邾爲趡之盟而八月伐之【張氏曰】桓公春與齊邾盟既而戰奚伐邾並見于一年之中反覆前日刑牲

ガラス使用

詛神棄如敝屣瀆信而不仁甚矣【王氏曰】隱元年盟蔑七年伐邾春秋已罪其失信今春與邾盟秋又及宋衛伐邾兵無信尤甚矣况桓非隱之比乎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居卿以底日礼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穀梁傳】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高氏曰】無王十有五年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終也○【趙氏曰】左氏云不書日官失之非也史官豈不知朔及毎日甲子乎何待日官日御哉

【附録】左傳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君子謂昭公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

【丁亥】莊王三年　十有八年

【齊】襄四【晉】緡十一【衛】惠六　黔牟二【蔡】哀侯獻舞元年【鄭】厲七　子亹元年【曹】莊八【陳】莊六【杞】靖十【宋】莊十六【秦】武四【楚】武四十七

春王正月

是年桓公已終復書王者春秋之時諸侯放恣弑君篡國者已列於會則不復致討故魯宣殺惡及視以取國賂齊請會而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曹伯負芻殺太子自立見執於晉而曹人請之曰若爲有罪則君列諸會矣孔子爲此懼作春秋於

ガラス使用

十八年復書王者明弒君之賊雖已身沒而王法不得赦也（王法終治桓之事）〔范氏曰〕此年書王以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立三年之喪畢矣明弒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弒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已列於會則不致討可乎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高郵孫氏曰正月有王桓公之終也弒君之賊無可赦之理不見誅於當時當見誅於歲月不見誅於其生當見誅於其死不見誅於終身當見誅於萬世王氏曰桓公立十八年而傳嗣易世非不久也王朝之討不加三遣使下聘而追錫之命豈惟桓無王而周亦不能自王矣故聖人始終以王法治之〔汪氏曰〕此年正月書王誅桓公之終身無王也明年錫命王不稱天譏天王之卒於不王也弒君之賊身無存沒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故漢之王莽弒平帝魏之司馬昭弒高貴鄉公唐之韋后弒中宗之類前史皆隱其迹而朱子於通鑑綱目必正其大惡之名使其罪暴白於萬世豈非竊取春秋之義歟）

公會齊侯于濼（濼盧篤反又音洛）

（〔杜氏曰〕濼水名在濟南歷城縣西北入濟）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無與字）

（〔左傳〕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濼遂及文姜如齊公羊傳公何以不言及夫人夫人外也）

ガラス使用

夫人外者何内辭也其實夫人外公也（穀梁傳濼之會不言及夫人何也以夫人之伉弗稱數也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

與者許可之詞曰與者罪在公也（范氏曰實驕伉而不制故不言及陸氏曰婦人從夫者也何夫人之伉公失爲夫之道也劉氏曰不言及而言與猶匹夫匹婦之相與云爾　按齊詩惡去声）

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一國患而其詞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汪氏曰笱取魚器齊人以敝笱不能制大魚比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

故爲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永嘉呂氏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毫釐不敢越者夫豈強拂人之情性而以繁文末節爲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杜未然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許穆夫人欲歸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既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制禮也嚴矣遠此者未有不敗公之與夫人如齊是夫而不能夫也夫者以知帥人者也知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

乾者夫道也以秉御爲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爲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孫氏曰濼之會夫人在是也不言公及夫人會夫人之行甚矣不可言及也不可言及公弗能制也王氏曰言遂如齊見夫人由濼而往也薛氏曰不言及而言與何公不能制乎内而遂與之如齊曰與伉也齊侯虎狼也實有鳥獸之行齊

ガラス使用

魯之間非一日也以禮相見猶不保其無變況親
與爲非禮而又私狎之也【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
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言及而言與者
夫人伉也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夫人也
凡事之異於常者禍之所從起觀公與夫人如齊
之書則見其遠男女之常經而禍亂之所從生聖
人謹禮於微慮患於早之意不可不察也【臨川吳
氏曰】此行公往會齊侯爾夫人欲同往公不能制
濼會禮畢夫人又欲從齊侯至齊夫婦既同出公
不可獨反國故遂與之同如齊也【汪氏曰】與之爲
言乃黨與匹敵之義而不相屬之辭也故以尊及
卑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爲主僖公及夫人
姜氏會齊侯于陽穀以公及夫人夫人不敢專行
也傳稱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又曰陳公子完
與顓孫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也
桓公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
也易曰夫子制義從婦凶也桓公不能制義而從
文姜以從其咎可知矣春秋以一字爲褒貶豈不

信哉○【趙氏曰】公羊云不言及夫人夫人外公也
按聖人設教不應如此煩碎公羊之說
非也【王氏曰】公羊經脫與字故辭費耳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丁酉公之喪至自
齊

【左傳】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
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于齊
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
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
彭生○【穀梁傳】其地於外也薨稱公舉上也

魯公弒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其弒今書桓公薨于
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書

ガラス使用

夫人孫（音遜）于齊去其姓氏而莊公不書即位則其
實亦明矣【趙氏曰】在外薨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
其地朱子曰孔子直書義在其中云公
會齊侯于某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公薨于齊公之
喪至自齊夫人孫于齊此等顯然在目雖無傳亦
可曉【張氏曰】春秋書魯君見弑之例有二一在内則
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
下文之特異者見之此先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
而明年書夫人孫于齊則桓公之不得其死昭然
矣【石氏曰】其以喪致痛之也【蜀杜氏曰】仁者為國
之本三綱五常所由出也禮者人倫之本君臣上
下所由正也隱將授桓而弑之非仁也適鄰國而
以夫人行非禮也始以不仁而立終以非禮而亡
春秋以為甚惡也或問桓公弑逆凡魯國之人皆
宜與之絕齊人惡之宜矣春秋何以諱之曰公薨
于齊又曰葬我君桓公哉此與名之曰幽厲雖孝
子慈孫百世不能改孟子斷桀紂為匹夫之意異

矣○【茅堂胡氏曰】春秋於隱不書葬於桓不書王
諸侯來朝而黜其爵冢宰來聘而書其名若此類
治桓之罪嚴矣豈特與名為幽厲指為匹夫比乎
齊人以私殺桓非以賊討之也其曰葬我君桓公
又以見天王方伯魯臣子之罪矣非聖人誰能修
之【高氏曰】桓弑立不免見殺於人天理亦不僭矣
春秋不以討賊書者齊襄殺之非討弑隱之罪不
以賊討所以絕無已之亂也濼之會不書夫人出
以遂如齊見之喪至不書夫人入以孫于齊見之
不與其出不與其入聖人之意微矣廬陵李氏曰
桓公在位十有八年首亂兄弟之倫而天理隳終
瀆夫婦之倫而人理喪魯自亂臣賊子之禍接蹟
於史冊實始於此故春秋一書再書又屢書以貶
之不書王者十四年去秋冬者二年貶宰糾之聘
誅滕子穀鄧邾牟葛之朝紀大水雨雪無冰日食
之災志有年之異其意亦備矣其憂亦深矣然其
為人徃徃亦不義而得衆故即位之一年棄許田
以結鄭而有垂越之成二年因宋賂以立督而有

ガラス使用

于稷之會三年假姻婭以協齊而有嬴之會諱之會弟年之來矣及其得志天王屢聘遠國屢朝於是宋之戰紀之戰伐鄭納突無所不至自以為莫己若矣孰知禍之起於帷薄哉此蓋天理之應也【胡氏曰】隱公之讎在內在內者討于是春秋於桓公書葬其亦隱然以為足以快魯國臣子之心哉彼三傳之說何足以知之

秋七月

【附録】左傳秋齊侯師于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知免仲曰信也○周公欲弑莊王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遂與王殺周公黑肩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寵於桓王桓王屬諸周公辛伯諫曰並后匹嫡兩政耦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公羊傳】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讎在外則何以書葬君子辭也【穀梁傳】葬我君接上下也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桓公葬而后舉謚謚所以成德也於卒事乎加之矣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有此三者備然後可以會矣【趙氏曰】葬稱我君而後舉謚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恐涉他國之君而近於不敬矣

公羊曰賊未討何以書葬讎在外也穀梁子曰讎在外者不責踰國而討于是也（【范氏曰】時齊強大非臣子所能討【陸氏曰】賊在呉國故可葬【陳氏曰】見殺於他邦雖讎不復書葬）

夫桓公之讎在齊則外也隱公之讎在魯則內也在外者不責其踰

ガラス使用

國固有任之者矣在內者討于是此春秋之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公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茅堂胡氏曰】桓公薨于齊賊未討而書葬何也桓公弒君之賊其討宜也然齊人自以其私憤殺之非討其弒君之罪又聖人於魯事有君臣之義難以明著其罪也桓書其葬而桓之罪顯矣如蔡般弒君父之賊也楚虔誘討而皆書名亦此意也【家氏曰】桓篡國之賊魯臣子不能爲隱復讐今死於鄭國受斃豔妻自其身而言固爲不幸自天討而言與州吁之死於陳陳佗之死於蔡始無以異春秋誅姜氏葬桓公明桓之死與隱異也【呂氏曰】春秋君弒而書葬者有九衛桓齊襄陳靈則賊已討者也鄭僖齊悼則經不書弒者也蔡景之葬徧剕天下之諸侯也許悼之葬不使止爲弒父也蔡靈讐在外而亦弒逆之賊與魯桓同楚虔之殞於此亦猶齊諸兒之殞於無知也蔡昭讐在內賊已討而賊微不書且以蔡昭背楚讎吳應受葬於盜賊也聖人之書法如化工之生物其筆削無不適於人理之當然也或者乃謂桓公之葬魯人但以殺彭生爲賊已討夫賊不討而不葬孔子削之也非謂魯人不葬也苟謂臣子葬之即書于經則晉欒書葬厲公于翼東門之外齊崔杼葬莊公于士孫之里何以不書葬耶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六終

ガラス使用

184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ガラス使用